

他叫陈章发。
是运转检查室建屋
小组负责人。

细细消化了日方资
料的陈工长，默默地盯
着乘轮船、坐火车从日本
而来的一个个集装箱，深
深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

可是，拆箱后发现，
日方生产的十二根立柱本
身没有达到他们自己设计
的垂直度要求。

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
在场进行技术指导的日本
人纳谷和马谷。目光里有
质问、有疑问、有不满、
有怨愤、有鄙夷……日方
两位专家在尴尬中沉静地
思索，焦急地寻觅对策。在无情流逝的时间里，
他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终究没有找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两位有十多年专门安装运转室经验的
专家，面对着眼前这些从他们自己公司运来的八
十年代先进设备，此时不得不望空自叹，一筹莫
展了。

日方专家悻悻而去，给随着开放而观念发生
各种转变的人们，留下了一串串的思考……

目光从日方专家远去的背影上折转回来的陈
工长，继续瞅着这十二根立柱。这位不苟言笑的
指挥者，有着十分活跃的大脑，他终于在自己几
十年丰富的安装经验中，细心地筛选出一个稳妥
的方案，只见他灵巧地用杠子套上螺钉……就这
样一个土办法，却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每根立柱都
安装得达到垂直度标准。

日本人第一次感到震惊了。这不光意味着在
立柱垂直度的要求上，根据合同日方要负赔偿责
任，更意味着日本专家的威望，受损于一个普普
通通的中国工长手里。

工长陈章发

伍德林



悦，驱散了每个人的劳
累和疲乏，施工现场充
满了欢乐和活力。

上帝烦躁的时候，
就要给人间弄些乐极生
悲的事儿。经过中日双方
测量，整个房屋的地基有
严重问题，地基的地面平
行度比要求低25毫米。这
将会出现整个自动生产线
安装对接不上的情况。如
此精密的设备在安装上竟
能误差这么大的距离，责
任是很清楚的，完全是由
于日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不
全和错误而造成的。

人人都如同被当头泼
了一盆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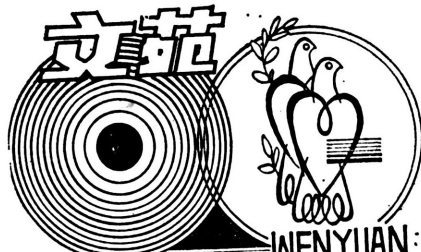
纳谷、马谷两位面对
着铁面无私的检测仪
器，紧蹙双眉，愁云满脸，冥思苦想终无良策，
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提出他们难以启齿的方案
——拆掉全部房架，改建地基，重新安装。

这个“全拆重安装”的方案所造成的后果，
会使双方签订的21天安装周期合同不能按时兑
现，双方都要受到损失，特别是日方责任经济损
失更大。当然，日本专家也是在走投无路时，才
不得已提出会使他们信誉蒙受严重损害，经济蒙
受重大损失的如此下策来。

两个日本人一扫平日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
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现场，他们的心情是异常沉重
的……

素来少言寡语的陈工长围着这间将要全部拆
散的运转检查室房屋骨架观看、徘徊、凝思。他
不忍心看大伙儿那疲惫的脸色，那充盈着血丝的
眼睛，那愤懑而又不甘心的神态。弟兄们四天四
夜的心血和汗水，就这么被日方轻而易举的一句
话化为乌有了？

突然，他眼睛一
亮，不可抑制的兴奋顿
时传遍全身。他马上把
大伙召集在一起，提出
一个请大家参谋的方案
——能不能先用撬杠把
房屋撬起来，再垫进25
毫米的钢板，再用电焊
……



本版编辑

叶广岑

马峪河畔上，不是长一片毛竹，便是
长一棵棵腰身的大树，柳有，杨有，核桃，
杏子都有。大树便是一把把四季变换颜色
的大伞，给深水潭里的鱼、蟹、虾虫遮了
荫凉。

马峪河，是我家乡的河。它发源于秦岭山脉，
汇流于渭河之中。它就像我本人一样没有希望，这
可能因为它和我本人一样，太瘦小，太平庸了。
可能是我在它身边长大之缘故吧，我了解它胜
于了解黄河、长江，可能是我喝着它的水长大之缘
故吧，我爱它胜于爱过玉液琼浆。

它在秦岭山中时缓时急，时平时仄，时直时
弯，时隐时现。有些地方它就像丝绸丝线，轻柔如
练，有些地方它却像雄狮咆哮，竖毛瞪眼，令人
发寒。站在山巅鸟瞰，这马峪河，银线的一线，从
风中听其余韵，不是古筝，却有古筝的韵
感。



张宗麟

喜信

青柳

叮铃铃一串铃响
喜讯又扣开了新房

把门闭上
捧在手里，细细端详
硝烟熏黑的脸庞
贴在胸口
任泪珠儿流下两行
啊——
又一次安然无恙

这本是姑娘的秘密
不想嘴角的喜悦
却长了翅膀
飞出小院
飞遍村庄

于是
唢呐上，田垄旁

又有了新的话题——
“娟娟的女婿
又多了一枚勋章？”

大雁塔

金军

从宗教和历史的目光里
飞出一群唐朝的燕子
她们披夕阳的袈裟
呢喃的
却是飞向南国的欲望

佛的色彩
明显地淡漠了
浮屠挽了挽白发
寂寞地考证黄昏的结构

最后的暮色
汹涌地
淹没了塔顶

通明的灯光炫耀夺
目，将宽阔的厂房照得
如同白昼，光滑如镜的水磨石地面上，不时弹跳
出一滴滴饱和了劳累和兴奋的汗水。

晨曦破雾，和煦的阳光洒进厂房。纳谷和马
谷二位专家再次来到现场时，看到的不是全部拆
散的房屋部件，而是经过严格测量，完全达到地
基平行度要求的原封不动的房屋。日方专家准备
起程回国了。临行之前，两位日本朋友把陈工长
抬起来，照了个永难忘怀的“二抬一”合影。在
场的中日朋友都激动地鼓起掌来。

(摄影 刘秉峰)

额河面河，游去任在错一，成川，河
头，它目是马峪漫者置集沙流平
刻的有峪漫者置集沙流平

近视眼

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对征兵处的官
员说：“先生，我不能去服兵役，我
是近视眼。”“那很好，”官员回答
说，“你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吗？我可
以把你安排在最前沿的阵地上。”

明白了，当然，我所明白的还不仅仅写的这些，还
有那些说不尽的与说不清的许许多多……
(题图 张桂维平)

